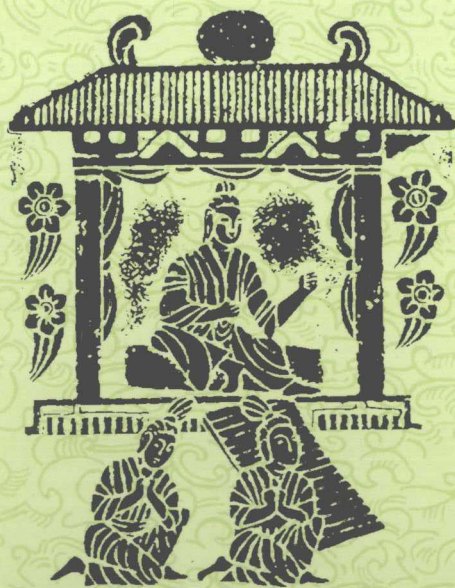


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与翻译方法初探

李炜 著



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与翻译方法初探

李炜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与翻译方法初探 / 李炜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0

ISBN 978 - 7 - 101 - 07967 - 8

I. 早… II. 李… III. 佛经 - 翻译 - 研究 - 中国
IV. ①B948②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71147 号

书 名 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与翻译方法初探

著 者 李 炜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13¼ 插页 2 字数 19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967 - 8

定 价 36.00 元

前 言

古印度迦毗罗卫国 (Kapilavastu, 今尼泊尔南部) 太子悉达多·乔答摩 (Siddhārtha Gautama) 创立了佛教。他生于公元前 566 年, 活了 80 岁, 被称为释迦牟尼 (Śākyamuni, 意思是释迦族出身的圣人)。他创立的佛教超越印度次大陆, 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当佛教在东亚和中亚传播的时候, 佛教的经文被译成汉语、藏语及少量被译成其他中亚语言; 而与此同时, 佛教文献在印度被逐渐忘却, 到公元 12 世纪时, 佛教在印度消失了。

佛教于公元 1 世纪传入中国, 之后, 中国僧人西行求法, 穿荒漠过雪山, “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遍望极目, 欲求度处, 则莫知所拟; 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①。历尽艰辛, 取来真经。他们矢志不渝追求人生真谛的精神永彰史册。古代僧人从汉到宋殚精竭虑地翻译了一千多年佛经, 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文化工程。在中国, 佛教的影响超过了本土的道教, 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存汉译佛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流传至今的印度佛经原文的数量。汉译佛经和藏译佛经的内容比现存印度语言佛经的内容丰富。汉译佛经和藏译佛经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① 《高僧法显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卷, 第 857 页 a 栏第 16 至 18 行。

对汉译佛经的研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印度的佛教思想是不是完整地保留在汉译佛经里了？中国僧人在翻译过程中是不是对原始佛教思想有所发展？中国僧人自己著述的佛学著作是不是符合释迦牟尼的基本思想，还是另有主张？这些问题要求人们对原典与汉译进行对比研究，以期能够找出答案。这项研究对佛教史、语言学史和翻译史都是重要的。

在印度本土之外，对佛教的研究有两大群体：一、欧美国家综合性大学里，印度学专业的学者以印度语言的佛教文献为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工作久负盛名，人才辈出。印度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1921年在加尔各答建立了泰戈尔国际大学后，即请法国著名的印度学家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来校演讲授课。这说明，印度人也承认欧美学者在印度学方面的学识。1953年美国耶鲁(Yale)大学教授富兰克林·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出版了《佛教混合梵文语法与词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①，在佛教语言和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书被称为不朽之作。二、在中国和日本，尤其在中国，大多数研究佛教的学者以汉语佛教文献为研究对象，人数越来越多，著作汗牛充栋。

两个群体之间多少有点儿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对佛教文献和佛教历史进行研究时，欧美学者很少使用汉译佛教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僧人记录的佛教历史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语言的佛教文献知之甚少，对佛教及佛教文献在印度的历史了解不多。

拙作旨在探讨两个问题：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和它的翻译方法。佛教产生于印度，中国僧人西天取经也是去印度，佛经当然来自印度，这好像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从1913年开始，世界上陆续有几位学者提出：早期汉译佛经不是来自印度的梵文或巴利文，而是来自吐火罗语、

①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Franklin Edgert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西域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语或犍陀罗语。

法国学者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 1913年在他的长篇论文《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①里,用六个汉译的佛教词语做例子,提出龟兹语文学产生于公元1世纪,龟兹语是佛教向中国传播的媒介。按列维的看法,印度的佛经是先被译成吐火罗语(吐火罗语有A、B两种方言,龟兹语是B方言),然后,中国人再从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季羨林先生在1947年发表了《浮屠与佛》^②,他赞同列维的观点;季先生在1989年又写了《再谈“浮屠”与“佛”》^③,提出早期汉译佛经来自西域小国,原文的语言不是印度梵文。

1892年法国人格林勒(F. Grenard)在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发现了用印度古代文字佉卢文写的《法句经》,但文本中的语言很陌生。1946年贝利(H. W. Bailey)为这个文本的语言想出一个名字Gāndhārī(犍陀罗语)^④。贝利除想出了犍陀罗语这个名字之外,还提出一个看法,即汉译佛经中的一些音译词来自犍陀罗语。在他的影响下,1962年约翰·布劳(John Brough)提出了汉译《长阿含经》来自犍陀罗语的看法^⑤。这就是说,汉译《长阿含经》可能来自一种在印度和中国古代文献里都没有记载的语言。

上面四位学者都是以汉译佛经中的几个甚至一个音译词或意译词为根据进行推论,进而提出他们的看法的。我首先觉得,他们的论据不足。汉字不能准确地转写表音文字的语音,这是很清楚的;只有用一部汉译文献中的全部音译词和意译词为依据才可能有说服力。以个

①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1913, sept.-oct. pp. 311-380.

② 《季羨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③ 《季羨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第37—54页。

④ Gāndhārī, H. W. Baile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1, 1946.

⑤ *The Gādhārī Dharmapada*, John Brough, *London Oriental Series* 7, 1962.

别音译词的语音为根据判断原文语言的方法如盲人摸象，属主观臆测，不可信。

欧美的学者并不都像他们这样看，比如：德国印度学家海因茨·贝歇尔特（Heinz Bechert）教授认为，当佛教在东亚和中亚传播的时候，佛教的经文主要从梵文译成汉语、藏语及少量译成其他中亚语言（吐火罗语、于阗语、塞语、维吾尔语等）^①。但这种用个别汉语音译词的语音作为根据来判断原文语言的方法，在欧美还时而有人使用，列维等人的观点还有一定影响。

本书分四章：

第一章“印度佛经在中国古代的流传”为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背景，介绍一些基本情况；并谈了对“为什么中国古代僧人没有编写也没有翻译梵文语法”这个问题的看法。在介绍历史情况时，参考和引用了周一良先生《论佛典翻译文学》、《中国的梵文研究》等研究成果，均见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在第二章里，对列维和季羨林先生的论据、观点进行了分析；根据欧美印度学家对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对佛教文献语言的研究结果，说明传承佛教的语言是印度佛教混合梵文和巴利文。吐火罗语是由德国科学家破译的，根据他们对吐火罗语文献的考释并用汉语佛教文献为佐证，说明吐火罗语不是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在第三章里，通过对汉语佛教文献中“胡语”的考察，特别是根据古代僧人所描述的胡语特征：“五十音”、“首卢数经法”和“梵文称数法”，断定“胡语”在佛教文献中指梵文，早期汉译佛经来源于印度佛教混合梵文文本；并通过梵文原文与汉语译本的对比加以说明。

在第四章里，根据古代僧人的记录，通过梵汉对照，说明早期汉译佛经的翻译方法是略译，早期汉译佛经与原文不完全对称。当然，

① 参见第三章第四节“一、印度佛教文献的语言和佛教文献的流传”。

这里说的所谓“梵文原文”是指流传至今和考古发现的现存文本。往事越千年，当时译经僧人手里的底本恐怕找不到了，但现存文本一定或多或少保留了原始底本的面貌，因而，梵汉对比是有参考价值的。

“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印度佛教文献起源、发展的整个过程，与古代印度和西域地区的多种语言相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受人关注的问题。我把自己考察和思考的情况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并请方家指正，以期能在这个研究领域里迈出坚实的一步。

在本书将要完稿时，我深深怀念德国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海因茨·贝歇尔特教授，我曾从他学习印度学。在他对我提交的两个研究报告做了指导之后，我开始了现在的研究工作。他学识渊博、见解深刻，让我敬佩；他淡泊严谨、一生勤奋，令我景仰。可惜，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他 73 岁的时候过早地去世了。

我感谢德国美茵茨（Mainz）大学康拉德·迈西希（Konrad Meisig）教授，他提供了一份西方学者研究早期汉译佛经的论著目录；此后，我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我感谢德国哥廷根大学克劳斯·维勒（Klaus Wille）博士，我曾从他学习印度古文字学，并一直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

我感谢德国美茵茨大学阿尔穆特·德格讷（Almuth Degener）教授，我常向她请教关于中亚语言文字的问题，均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

我感谢德国哥廷根大学德国科学研究会吐鲁番出土佛教梵文文献研究项目安德烈亚斯·伯克-拉明（Andreas Bock-Raming）教授，在我对佛教梵文文献进行翻译时，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帮助。

2009 年 12 月 1 日

凡 例

一、在引用印度语言和吐火罗等语言文献时，使用拉丁字母转写字符，没有使用原语言的文字。

二、印度语言和吐火罗等语言在书写时文字没有大小写的区别，在用拉丁字母转写字符书写的引文中，为了便于区分，人名和一些专名的首字母用大写字母。

三、用拉丁字母书写的书刊名用斜体。

四、对中文词后标注的拉丁文字具体为何种语言，在四种情况下，随文不做说明：a. 印度古代的人名、地名和书名用梵文的；b. 现代的人名、地名用本国语的；c. 根据上下文可以知道是哪种语言的；d. 梵文语法术语。其余则皆在拉丁文前注明是何种语言。

五、在“参考文献”中，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均先列出本书对词语进行解释时所依据的工具书，按出版日期排列；再列出书中引用的文献，按在书中出现的顺序排列；之后是参阅过的文献，按出版日期排列。

目 录

前 言	1
凡 例	6
第一章 印度佛经在中国古代的流传	1
第一节 古代中国人对印度语言文字的认识	1
第二节 佛经的翻译	3
一、翻译佛经的组织	3
二、汉译佛经的数量	5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中四种与梵文有关的书	5
一、汉文大藏经	5
二、翻译字典	6
(一) 佛经注释的汇编	7
(二) 分类词典	7
三、学习梵文拼读的教材“悉昙”(梵文 <i>siddham</i>)	8
四、梵汉字典	11
(一) 《梵语千字文》	11
(二) 《梵语杂名》	12
(三) 《唐梵文字》	12

(四)《唐梵两语双对集》	13
第四节 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3
一、对汉译佛经的评价与研究	13
二、为什么中国古代僧人没有编写也没有翻译梵文语法?	15
(一)印度僧人不主张花很多时间学习梵文文法	15
(二)能够阅读梵文佛典的僧人,未必能完整准确地 描述梵文的语法系统	21
第二章 早期汉译佛经的原文问题	25
第一节 印度古代的语言和佛经的语言	25
一、古代印度语言	26
(一)吠陀语	26
(二)波你尼语法	27
(三)梵文	27
(四)佛教混合梵文	28
二、中古印度语	29
(一)巴利文	30
(二)阿育王刻辞的语言和古普拉克利塔(Prākṛta)方言	30
(三)普拉克利塔(Prākṛta)方言	32
(四)阿帕伯朗沙语(Apabhraṃśa)	32
第二节 早期汉译佛经是从什么语言翻译过来的?	33
一、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的观点及对它的分析	34
(一)西尔万·列维的观点	34
(二)对西尔万·列维观点的分析	35
二、季羨林的观点及对它的分析	37
(一)季羨林的观点	37
(二)对季羨林观点的分析	40

第三节 吐火罗语对早期汉译佛经有没有影响?	68
一、吐火罗语	68
二、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	69
三、对“吐火罗语”这个名称的讨论至今并没有结束	76
四、吐火罗语的时代问题	76
五、吐火罗语文献的内容	77
六、吐火罗语的佛教文献不是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78
第四节 犍陀罗语是不是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80
一、犍陀罗语这个名称的来历	80
二、佉卢文《法句经》语言的性质	81
三、一些西方学者对早期汉译佛经来源的推测	81
四、对这些推测的分析	83
五、辛岛静志对《长阿含经》原语的研究	84
六、辛岛静志的研究结果	85
 第三章 对汉语佛教文献的考察	86
第一节 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	87
第二节 早期的译经僧人和所译佛经	90
第三节 中国古代僧人对印度语言文字的记录 及对“胡语”的解释	138
一、婆罗米字 (Brāhmī) 和佉楼字 (Kharoṣṭhī)	139
(一) 婆罗米字 (Brāhmī)	139
(二) 佉楼字 (Kharoṣṭhī)	140
二、六十四书	143
三、胡语	162
(一) 胡语五十音	163
(二) 胡语五十音与古代印度语言及中亚语言的对比	166

(三) 僧祐没有介绍胡语的语法	167
(四) 胡本中的数经法和称数法	168
(五) “胡”与“梵”意义辨析	172
第四节 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174
一、印度佛教文献的语言和佛教文献的流传	174
二、早期汉译佛经来源于佛教混合梵文	176
第四章 早期汉译佛经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	179
第一节 早期汉译佛经的翻译过程	179
一、从外族僧人带经来汉地传播到中国僧人 亲自去寻找佛经原文	180
二、某些佛经的原文由僧人背诵, 没有文字底本	181
三、集体译经, 政府资助	182
四、外族人担任主译, 汉族人担任笔受和修正	182
五、翻译的水平有高有低, 良莠不齐	183
第二节 早期汉译佛经的翻译方法	184
一、删减经文	185
二、概括文义	191
(一) 一些精彩的译文已融入汉语词汇	191
(二) 某些由译经者创造的词语今天已难以理解了	192
第三节 早期汉译佛经与原文的不完全对称性	193
参考文献	203

第一章 印度佛经在中国古代的流传

按传统的说法，中国的第一部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里记述了《四十二章经》的来历：汉代的孝明皇帝刘庄（公元 58—75 年在位）梦见一个金人，便派遣使者张骞、禁卫军长官秦景到西域去寻找，在月支国遇到沙门竺摩腾，他们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然后返回洛阳^①。《高僧传》的第一篇是《摄摩腾传》，里面也记载了这个传说。《高僧传》的作者慧皎在自序里说，《高僧传》的记载始于汉代的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②。虽然对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有不同的推测，但是，根据汉语佛教文献的记载，佛经是从公元 67 年开始传入中国的。

第一节 古代中国人对印度语言文字的认识

印度人称他们古代的语言为 *Saṃskṛta*。这个词由动词 *kṛ* 加前缀 *saṃ* 构成，在组合时，*kṛ* 变为 *skṛ*。作为动词它有“接合、拼合”和“按照神圣的风俗处理”等意思；作为动词的分词，它有“被修饰的”、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 55 卷，第 5 页 c 栏第 17 行至第 22 行。

② 《大正藏》第 50 卷，第 418 页 c 栏第 21 行。

“真正有文化(的语言)”等意思；作为专有名词，它表示一种“文雅的语言、讲究的语言”^①。作为一种语言的名称，它在英语和德语中写为 Sanskrit，在法语中写为 Sanscrit。

中国人并没有翻译 Saṃskṛta 这个词。中国人称这种语言为“梵文”。“梵”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之后，才被创造的一个新汉字。汉代的许慎于公元 100 年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字典《说文解字》。这部字典里没有“梵”字。宋代的徐铉于公元 986 年奉皇帝的敕谕校订《说文解字》时，在书中补充了“梵”字，并做了注释“出自西域释书，未详意义”^②。《韵会》对“梵”字的注释是“华言清静，正言寂静”^③。这个汉字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意符“林”，下面是声符“凡”。

梵文 brahman 有“虔诚”、“纯洁”、“神圣的格言”、“最高的神”、“世界的创造者”等意义。brahman 被译为“梵摩、婆罗贺摩、梵览摩”等，“梵”是这些音译词的略称。“梵文”的意思是“梵天(Brahman)创造的文字”。玄奘(公元 600—664 年)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详其文字，梵天所制。”^④

这里要说明一下，“梵”的读音今天是 fàn，但在古代，唐朝以前，汉语里没有“f”和“v”这两个音，那时候“梵”读 ban^⑤。

在古代，中国人在表示印度事物的词语或佛教词语的前面加一个“梵”字，以示与“中华”有别，例如：“梵经”、“梵刹”、“梵志”、“梵册”(佛教典籍)、“梵嫂”(世人对僧妻的称呼，六朝以前，清规未立，往往有僧人娶妻)、“梵方”(印度)、“梵表”(印度)、“梵俗”(印度的

① *Sanskrit-Wörterbuch* st. Petersburg 1855-1875, von Otto Böhtlingk und Rudolph Roth Teil 2, pp.97, 98, Teil 7, p. 491; *Einführung in die Indologie*, von Heinz Bechert, 1979, Darmstadt, p. 16.

②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26 页。

③ 《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97 年，第 531 页。

④ 《大正藏》第 51 卷，第 876 页 c 栏第 9 行。

⑤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四章第十一节，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年 5 月。

风俗)等。

印度的梵文(Saṃskṛta)和印地语(Hindi)相当于中国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

第二节 佛经的翻译

一、翻译佛经的组织

翻译工作起初只有两个人,印度僧人用简略的汉语说出梵文佛经的大意,中国僧人揣摩他所说的意思,写出译文。后来参加翻译的人越来越多。在隋代、唐代和宋代都有统治者为僧人建立译经院,让僧人在此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

隋代主持译经院的僧人彦琮(公元557—610年)对佛经的翻译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一,在翻译佛经时要注意十个问题:

粗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①

第二,参加翻译的人要具备八个条件:

所备者八: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沉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銜,

^① 《大正藏》第50卷,第438页c栏第13行至第15行。

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①

译文：

第一个条件，真诚热爱佛法，愿意从事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怕它耗时长久。

第二个条件，进入译经院之前，先记牢戒律，不因厌恶他人而诽谤之。

第三个条件，对三藏有全面的了解，而且掌握大乘和小乘的教义，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没有困难。

第四个条件，了解中国的典籍和历史，文笔典雅，语言不粗俗。

第五个条件，心性平和宽恕，心胸开阔，不固执己见。

第六个条件，潜心研究佛教，澹于名利，不谋求高贵的地位以炫耀。

第七个条件，必须掌握梵文，才能正确翻译，不在梵文知识方面有缺失。

第八个条件，读过《仓颉篇》、《尔雅》等文字训诂学的著作，大致掌握汉字的篆体和隶书，不使汉字方面有错误。具备了这八个条件的人，才是一个觉悟了的人。

宋代僧人志磐于公元 1269 年写了佛教史著作《佛祖统纪》。根据书中的记载，译经院里有九个职务：

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hṛdaya 初翻为訖哩第野，sūtra 为素怛览。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訖哩第野”再翻为“心”。“素

^① 《大正藏》第 50 卷，第 439 页 a 栏第 21 行至 b 栏第 1 行。